



天下

源之者勇

第一次看見卜錦輝，是在那小小的教室裏，沒有太深的印象，和其他五個人一樣——安詳地坐着。

記得那時，才從遙遠的阿拉斯加寫生回來，行裝甫卸，就聽說加大的聯合研習所，已於上週開學，帶着一身征塵匆匆上課，對這出發前倉促促下的課程，一時難以適應。

第一天，就面臨使用英語講解的中國藝術欣賞，首先必是介紹我們傳統的中國繪畫，這本來在我是最熟悉的話題，然而，我却上得苦不堪言；其一，遠征歸來體內時差還未扭轉；其次，心中還是被一望無際的北極荒原填滿；其三，已經兩個月慣與大自然相對，不必說話，就可以心領神會，所以，語言能力好像退步了！此際剛回抵國門，就是用國語已嫌艱澀，何況在講臺前，面對着數位碧眼兒，我看看窗外的晴空，不斷追問自己：

「這是臺北嗎？我在那裏呀?!」

感覺到迷惘，課業不能進入情況！內心抱歉之至！

第二天指導另一班的技能科「中國繪畫」時，我改變方式了！進入教室後，先坐下來聊聊，氣氛融洽後再入正題，我也瞭解這六位負責中華的美國學生，有的是繪畫新手，有的僅僅主修美術史，只有一位承認他來臺前已有國畫經驗，那便是卜錦輝！

就我教學經驗而言，曾吸收不同教學方法的學生，總受先入為主的影響，如何為他們過濾、選擇、善用舊有的技法，找出需要的補充，如何加強新觀念，儲存新資料，在在白紙般的新手困難得多！

卜錦輝却怡然地坐着，他一臉誠懇，談到往日的學習神態，撫摸

自己的畫具，表情親切異常，對我單刀直入的問題並不規避，出示自己舊作，坦然檢討得失，謙和，但口氣絕非驕弱，而且，一直保持良好的態度！

第二次上課，為解釋「靜心」之妙用，我燃了一盤線香，找不到適當地方懸掛它，卜錦輝指指牆角：「你不妨利用它！牆到一邊不就可以了嗎？」

我愕然發現——那是一對殘障者的專用撐架！不願流露任何驚訝，我裝作毫不在意，依言而行，一面工作一面思索，不以為這裏有誰用到了！其後連上三小時指導課，不斷穿窬在他們身旁，看他們每個人都臉色紅潤，活潑正常，沒有誰在其中姿態異樣：

「也許是別班學生留下的！」我這樣想。

再上課時遲到五分鐘，一進門，發現那對撐架仍然擺在老位置！由於他們已經研墨，我也利用這段時間檢查作業，卜錦輝總是坐在門邊第一個，他的「成績」也最多，一疊厚厚的宣紙畫着各種「自由畫」，看得我眼花撩亂！

為了避免只對某個學生專注，第四次上課時，一開始，我就繞過他，先到教室另一端，去指導其他學生，最後才接近他身邊，卜錦輝只謙和地一面練習，一面等待，任何時候，不論我走到那裏，我

說些什麼，都可以發現他在用心傾聽！

這一次，為了糾正他們用筆方法，我再再強調懸腕的重要性，特別有位同學用力不當，不但手指僵硬，連上臂和三角肌，都變成「生鏽的機器」了！我索性提高聲音說給所有人聽，推起那位男同學，要他站着練習，也督促他作懸腕的示範……學生們興趣盎然，大家都搬開椅子站着畫，只除了卜錦輝——他怡然微笑，也提高手腕擺出架勢——仍然沒有站起來！

下課時，學生們散去喝咖啡，教室裏只剩卜錦輝和我，他志願為我出去倒茶被我婉謝後，他居然低頭就專心畫畫，仍然坐着，一動也不動！

卜錦輝寫真



每星期上課，他必老早在教堂裏，下課後大家趕回家，他却「接收」了所有積墨，留在教室裏繼續練習……我根本不以爲他會和任何人不一樣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提早到校，預作準備，坐進空空的教室不久，我才發現那相親水遠安詳的卜錦輝，竟揹着背包，脅下夾着那雙鐵架撐了進來！

我關切地跟他閒談，知道他足跡遍各國，不輸班上任何學生，竟也不輸給我！他不但去過中東、歐洲，曾攀上加州約瑟米提國家公園最高峰的「半圓頂」，爬過加拿大的「班夫」山，爬到大峽谷的科羅拉多河邊……雖不曾穿越整個峽谷，已夠使我震驚了！想起那條曾經折磨我的迂曲山途，看看他歷盡滄桑的撐架，我不禁問他：

「那時，你走的是那一條路線啊？管理處肯給你下谷證嗎？」

卜錦輝的回答却很安詳，說明當時管理處只問他是否「堅持」要去，如是而已。

據我所知，在那些所謂高度發展的國家，每個人都擁有不被限制的自由，只要你準備、有信心、有能力，你就享有絕對的自決權，換言之，你也必須承擔一切後果，沒有人迫你找苦吃，也沒有人會勸阻你，於是，這半身殘障的青年，就此攜帶了

於一般所用的時間，用了持續約八小時才能走下谷底，整整十二小時的磨蹭，才能艱苦地回到南緣；使得谷底共有二十多位遊客實在看不過去，志願合資雇來一隻驢子，準備驮他回上面，被他謝絕了！理由是：「你們不能使人強壯！如果你們常常提供那人的需要！」

由於山路的坡度太傾斜，卜錦輝居然想出背向陡坡的方法，一步又一步倒撐着，才能慢慢移了上去，受了這麼多苦難，他反而「慶幸」因此看到多角度的大峽谷！真是勇者的形象！

儘管如此，我却不得不深爲那二十多位好心的遊客難過——他們必須眼睜睜地忍受卜錦輝的自我折磨！一定是一種無盡的煎熬！卜錦輝却不表同意，雖然，他承認自己那時候的確狼狽！

「作爲一個殘障者，太多人想幫助你，一不小心養成脆弱的習慣，就很難培養健全的人格！事實上，我們和任何人一樣，應該經歷必有的試煉，所以，我們最大的難題是——什麼時候接受？什麼時候不？」

像他這樣的半身殘障，在美國國內可以終生不必工作，按月領取五百元的社會福利救濟金，但他居然放棄了。

「按理說，這數目在我是怎麼也花不完，有了它可以從此無憂，可是，我以為，必須放棄它就像嬰兒必須剪去臍帶，離開母親，才會成爲獨立的個體，才能逐漸找到成長！」

他不甘心不勞而獲，他開始強迫自己辛苦工作，賺錢的結果，除了必須負擔收入半數的稅額外，同時再也不能領取福利金了，因爲，他從此有了工作紀錄，他可以自力更生！

最糟糕的，放棄享受救濟後，使他連帶失去醫療補助，和醫療保險等等保障！更失去殘障者的免稅特權……換言之，接受五百元，反而一生食用不盡，放棄後反而要月入一千五百元，才能維持生活，這種打擊反而激發了他的鬥志，他一方面在科羅拉多殘障營擔任輔導工作，三年間曾擔任領隊、教師、督察等職位，一方面爭取獎學金潛讀苦修，不但如此，他積極參加殘障運動的訓練來鍛鍊體魄，體魄也由國家設立的殘障等級檢定，第三級的上半身活動能力，復健進展到第四級的腰部以下的活動標準……

數年以來，他不斷參加各種國際的殘障冰賽，總共創下百米仰泳、百米蛙式、五十米蝶式、四百米自由式、和四百米個人金牌的全國紀錄，一九八



「我聽得搖搖頭，這相親怡然的青年不以爲然：「爲什麼不啊？我只是和您完全一樣呀？以你的年齡和體能，也曾孤單地穿過整個大峽谷谷底，而且攜帶了畫具一路畫過去，完成這麼多作品，而我僅僅走了一半路，又不曾寫生作畫，所以，也不算什麼呀！」

他這說「一樣」，又怎麼可能「一樣」？我只好又搖搖頭，試想我至少是手足健全，行動無礙，他却必須依靠強健的上半身，用沉重的撐架，一步步支起麻痺的雙腳，依靠遠於常人的意志力，四倍

一年，他代表全美到英國參加國際大賽，又創下五十米仰泳的世界紀錄！這一切，都歸他高昂的信心所締造！

得到這樣輝煌的成果，這位戰勝自己的弱點的人，又孤獨地開始他無盡的世界之旅，他一面做臨時工一面遊學，去過荷、比、瑞、意、蘇格蘭和英國之後，他一路以搭便車的方式，登上許多大貨車抵達墨西哥，以自己寫生的作品，換得環島五日的輪渡，去到處女島後，他夜間寄宿車站，日間則到海灘游泳、捕魚抓蝦維生！

一個月後，聽說當地某旅館需要一名美術設計，這位勇敢的青年毛遂自薦，居然獲得整整三個月免費膳宿的招待……真是多采多姿的生活！

他就這樣度過了兩年，其後，深深感覺需要一個固定的目標，也爲了再度充實自己，一九八三年，他重新回到美國的加大專攻藝術，到了那時，卜錦輝才只有二十五歲！

知道這些艱辛的經歷，不難瞭解爲什麼他一直說自己已很老了！特別在我指導另一班藝術欣賞的參觀、實驗之時，他每每要求同往！他從不麻煩別人，不肯佔用別人的時間，當其他同學急驟時，他會誠懇地開導，有兩位女學生願意見，他總設法

當然不肯放過，到了這裏，我才感到藝術生命的開始，更認真珍惜我在這裏的機緣了！」

與他接觸愈多，愈能欣賞他的堅忍和內涵，放假前，我就決心寫出他的故事！邀他到家中小坐，恰巧碰到那裏前夕，面對這比我的獨生子銘剛只小一歲的異國青年，却擁有如此不同的人生經歷，如此成熟，內心也如此富足，一時之間，一份母性的關懷油然而起，想到他遠在天國的父母，也不知曾爲這份愛憐，付出多少眼淚，建議他不妨與家中的母親打個電話，這孩子忽然激動起來。

「真的嗎？就可以從這裏打得通嗎？」

記得那晚，這孩子與父母又說又笑，我避到一旁，也依然欲泣！等到他把話筒放下，而且強自鎮靜的，維持着良好的風度來謝我：

「天哪！我簡直忍不住，無法不大聲歡笑！」

任他自備仍然想哭，第一次看見他如此不能自持，我拍拍他：

「能接通這電話真是太好了！好孩子！這是我送給你的耶誕禮物，希望你高興！」

這次，勇敢的卜錦輝還是哭出來，我聽見他斷斷續續地說：

「唉呀！我從來不哭，怎麼今天却哭了？」

協助她們冷靜下來，使我常常奇怪他年紀輕輕，居然能有這樣開闊的胸襟，良好的修養，他對我說：「我老囉！已經廿七啦！雖然不能與您的經歷相比擬，在同輩中，我的心已經很老很老了……」

知道他不是先天的殘障兒，在兩歲左右，他隨隨在大使館工作的父親移居耶路撒冷，不幸因環境關係，罹患小兒麻痺症，以至於半身不遂，其後隨父親工作調度輾轉世界各地，六歲到蘇俄，十歲在波蘭……感謝父母對他的教養，照顧的不遺餘力，使他的成長一直未受到什麼心理的壓力。

從十四歲開始，他體悟到自力更生的重要，便開始他個人第一次的自助旅行，亦愛亦喜的雙親心境複雜，仍勉強自制，鼓勵他自己去闖，他獨自自由荷蘭返美，開拓了思想的領域，扭轉了生命的機運，參加許多殘障者的活動，因而培養出堅強的信心……擁有這樣開明的父母，難怪他覺得雖然殘障，却没有遺憾！

問他怎麼會想到來臺學畫，他有些靦腆：

「說實話，最早只想藉此離開自我中心特強的美國式思想方式，一方面也因我在加州已學了一年中國畫，遇到這樣的機會（註：該研習所的學生都是從加州各州立大學經過甄選、考試的公費生），